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以八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說勝光王信佛因緣及惡生誅釋種等事

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興逆害心遂與諸臣竊爲謀構王有大臣五百咸共隨從唯一大臣名曰長行王所愛重不順其計於後惡生謂長行曰汝豈不欲我登王位耶答言太子何故作此非法之語父王年老不久將崩太子自當合受王位何爲坐圖逆害以陷惡名臣

雖愚鈍竊爲不可惡生曰我試汝心故作斯語汝當禁口莫使人聞長行曰不敢違命後時勝光王共長行大臣不將侍從遊諸聚落既到彼已王乃見有好蘭若處曠望清閑無諸雜穢堪得修定養神進業便告長行曰如是勝處世尊大師可住於此云何降屈親近供養未審調御今何所在對曰臣聞世尊在吉祥聚落釋種住處王曰去斯遠近對曰去此有三拘盧舍王曰我今欲往親奉世尊長行曰敬隨王意便即迴駕詣吉祥園既至于

彼下車進步欲申禮謁爾時如來在彼堂中閉戶入定有苾芻輦於外經行王見苾芻即前敬問佛何所在答曰佛在堂中閉戶靜慮大王若欲見世尊者宜可就堂徐徐扣戶佛自知時王有五種勝妙嚴飾之具一者寶冠二者寶傘三者寶劍四者寶拂五者寶履時王意欲去此盛飾奉覲世尊遂命長行付前五物顧視其面長行念曰王付諸物令我執持顧視我而意欲省緣安心見佛我宜住此王乃就堂徐徐扣戶佛即爲開便就大師鳴

足頂禮作如是言不覩如來淹積時序今幸於此親奉尊顏不勝欣喜佛言大王何故於我頓能降伏屈已慇懃王言我於世尊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殷重心然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今聲聞衆皆悉奉行無違逆者佛言大王於何法處起信敬心王白佛言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等有少智慧自恃貢高爲難於他造作書論人皆謂是能善分析所有見解衆並隨順別豎宗量構立問端作是事已便自思惟我今

可往沙門喬答摩處共爲談論若不能答我便辱彼若有解釋言如是者我復難云此釋非理是不相應作是邪念來至佛所纔見大師威神之力猶尚不敢正視如來況能敵對申其談論是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今我如是發殷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自造論端欲來難佛瞻仰世尊不敢發問歎言大師法王人天第一所

有知見通達無餘拔彼邪根令遵正道是故  
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今我如  
是發殷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  
今聲聞衆皆悉奉行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  
餘沙門婆羅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  
說自造論端欲來難佛旣至佛所瞻仰世尊  
作不圓滿問佛即爲彼圓滿而答彼等聞已  
咸生慶悅發大信心歸依三寶受持學處是  
故我今於世尊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今我  
如是發殷重心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

門婆羅門少有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欲來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尊作圓滿問佛即隨機作極圓滿答聞佛妙義深生慶喜委棄異道遵崇正法即請出家便受具戒勤修梵行未久之間塵累俱盡獲阿羅漢受解脫樂而作是念幾虛喪我爲自歎誰昔非沙門謂是沙門非婆羅門謂婆羅門非阿羅漢謂阿羅漢我於今者是真沙門婆羅門真阿羅漢世尊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面色黃瘦形

貌羸弱諸根缺減覩者生厭我見是事便即思惟豈非彼人不樂梵行或復長病致斯羸弱或於屏處作罪惡業而心覆藏爲此形容人不樂觀我便往問仁等何緣頓無顏色形容顛頽人不樂觀彼答我言大王我由欲縛致此形儀我聞說已作如是念不斷欲人有如是過多行欲者愛樂欲故應得增長色力端嚴然無此事何以故我是國王五欲備具自在無礙應得色相殊勝超絕既不如是故知不由親近諸欲色力增長然愚癡人悉皆

我見世尊聲聞弟子愛樂梵行諸根明淨面貌光澤適悅而住常懷兢懼如鹿依林乃至盡形純一無雜圓滿清白梵行具足是故令我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念曾於正殿中坐理國事時見有多人皆爲五欲來至我所或於父母男女兄弟姊妹知識朋友共相言訟諍論好惡何況餘人又我曾見有二苾芻共諸苾芻有所爭競遂便捨戒然二苾芻於佛法僧寶不能說其少許過失但知自責是極惡人是無福德不能修習清

淨梵行依世尊教盡壽而住心無虧犯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昔曾見一類沙門婆羅門要心自靜受持梵行八九月已被欲所牽便捨律儀作染汙事纏綿五欲以自歡娛我見世尊諸聲聞衆修習梵行清淨圓滿乃至盡形依世尊教心無虧犯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是國主號爲勝光於此國中統領自在人不應死我能斷命有合死者我能釋除率土之內莫不遵仰然大臣宰相皆是豪族大婆羅

門刹帝利長者或爲平章國政點陟羣臣啓奏之時猶懷奢慢禮容不足有紊朝儀我見世尊在於無量百千大衆之中圍遙說法諸天人衆各各攝心瞻仰尊顏咸共諦聽無有散亂座下寂然乃至不聞聲歎嘆嘵之聲况復更有諸餘誼雜于時在會時有一人聲歎發聲比坐之人告言仁者願少默住勿爲誼擾汝豈不聞世尊說法美妙當機猶如上密說斯語已彼即默然于時我聞斯語即作是念世尊真實有大威力難可思議不以刀杖

嚴刑而能調伏衆類一切遵奉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有二臣一名仙授一名故舊彼人所有封邑賞賜富貴名稱皆由於我從生以來常受安樂彼等於我雖復念恩然猶不及於世尊處敬心濃厚我又一時嚴飾軍馬出行討擊意欲試彼二臣於我及佛其心誰重共至密處而問彼言卿等眠時於我及佛首足何向時彼二臣歎佛功德并說正法僧寶福田緣此事故以頭向佛以足向王我聞此已敬重世尊有大威力

可可思議彼等皆由我之寵祿得大名稱富貴安樂然彼於我所起恭敬不如敬佛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是憍薩羅王佛亦住憍薩羅我生刹帝利種佛亦利帝利種我已年事高邁壽過八十世尊亦

爾壽過八十我是灌頂刹帝利王世尊亦是無上法王我力比佛非喻能測由斯義故起深信心廣說乃至皆悉奉行是時勝光王於世尊前廣說如是諸見聞事奇妙法已頂禮雙足奉辭而去王去未久佛告諸苾芻汝等

應當記憶王之所說奇妙法聚受持讀誦何以故文義具足故正法相應故成就梵行故能得遍智等覺圓明涅槃果故是故汝等應勤修學爾時世尊說此語已諸苾芻等咸皆歡喜信受奉行

以六

六

攝前頌曰

論人有四種 念欲身形瘦 二臣恭敬殊

尊王不如佛

爾時長行大臣知王見佛便作是念王有大臣五百皆歸惡生唯我一人而不隨許彼等

如何能成大事我今還國當策惡生紹繼王位其勝鬘行雨二夫人等驅令出宮作是念已棄所執守昇車而去至室羅伐城啓惡生言太子今欲登位不惡生曰是我所欲于時長行使與諸臣共策爲王勑二夫人向老王處於是勝鬘行雨問長行曰王今何在答曰王在釋迦妙光園內時二夫人徒步而去尋覓老王爾時勝光大王既至門外不見長行問諸苾芻曰大德見我大臣今往何處苾芻答曰王入不久長行尋即乘車而去王旣聞

已徒步漸行佛亦此時向王舍城王於中路逢行雨等王便問曰汝等何故徒步遠來答言大王長行大臣策立惡生驅出我等步涉而來尋覓大王王聞此語告勝鬘曰汝已先受大王寵祿今且歸還受兒王俸料我將行雨從此却迴於是勝鬘遂還室羅伐城掩淚行啼隨路而返王與行雨趣王舍城漸漸而進遂到城所見一園林便即停住語行雨言我且留此汝向城中報未生怨王云憍薩羅國勝光大王今在外園思欲相見行雨即去

見未生怨具如上說其未生怨王聞此語已便大驚愕即語行雨曰憍薩羅國勝光王者有大威力四兵強盛云何忽至我等不知行雨答曰王今何有兵衆之盛太子謀逆奪父稱王唯我從王而來至此未生怨曰若有此事我當策彼爲此國王我自退身而爲太子即召羣臣而勅之曰勝光王者是大國主刹帝利種灌頂之王今忽至此應須敬待勿等即可淨治城路嚴整四兵領百千衆我欲親往迎王來入時諸臣等既奉王勅擊鼓吹目

宣告衆人嚴事城郭掃治衢路倍加清淨猶如天帝歡喜之園其勝光王久不得食怪使來遲即出園林欲求飲食惶惶顧盼至蘿菔園于時園子謂是凡人遂與蘿菔五顆王既飢虛根葉俱食食已患渴即徃水邊過量而飲因成霍亂身體羸弱思憶勝鬘涉路前行轍中倒地口銜末土因即命終是時未生怨王嚴從四兵詣園不見便令馬使四面傍求時有一騎至蘿菔園問園子曰汝見如是人不答曰我見一人暫來至此求索蘿菔便向

水邊彼即往尋正見王屍路隅僵仆使者即以上事告未生怨王既聞已唱言禍哉我於今者重受惡聲我從先來已有害父奪位之名今者又云殺父知識即與無量營從往赴屍所勑羣臣曰此勝光王者是刹帝利灌頂大王今遭困苦於此命過宜依盛禮焚葬其身時彼諸臣如王所勑備飾靈舉送至寒林焚燒事畢王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大德世尊不審勝光大王先作何業因食蘿菔因苦命終爾時世尊告言大王彼

勝光王自作其業今受此報廣如上說大王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乞食自資得蘿菔五顆送與其母即白母曰今暫洗浴留待我還以供所食大王若時無佛有獨覺者出現世間憐愍孤弱樂靜安居爲世福田于時有一獨覺遊行人間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遂到彼家婆羅門妻見此獨覺身相端嚴六根調靜即持蘿菔奉施於彼爾時獨覺受其所施踴身虛空爲作神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

心便調伏即遙禮拜情甚歡喜時婆羅門子浴已還家便白其母索向蘿菔母曰適有辟支來乞我已將施子聞此語爲飢所逼遂發瞋心起於惡念願彼食蘿菔霍亂而終大王汝今嘗知彼小兒者豈異人乎即勝光王是  
以八九

白業白報黑業黑報雜業雜報是故應捨黑雜二業當修白業勿爲惡口時未生怨王聞佛所說喜遍身心頂禮佛足信受而去是時惡生太子既得紹位後於異時與諸大臣大臣朝會苦母白言大王頗念於往日時在大眾前作師子吼我若登位先當誅伐諸釋種子報我初怨王問苦母曰凡我出言皆應作不苦母對曰王今創臨寶位宜念昔言討罰釋種時至不爲便成妄語請下明勅卜日出軍象馬車步四兵俱發奮耀戈甲推鐘鳴鼓

出室羅伐城往劫比羅國誅滅釋種時惡生王納苦母諫即便下勑命將持兵往伐彼國世尊大師無不知見知諸釋子必定喪亡於兩國界大路之側在小樹下無多枝葉端身而坐時惡生王遙見世尊即詣其所白言大德有多園林蔭映滋茂何故捨彼而住於斯此樹少葉少蔭云何可住佛言大王親族陰涼樹何足顧爾時惡生聞世尊言便作是念劫比羅國諸釋枝條是佛親眷如來愍念不可違情作此思惟退還本國苦母再三諫請

誅滅其後惡生與諸臣佐於朝會時告羣臣曰劫比羅國諸釋種子恒云我是婢兒罵辱既深此不可忘然彼是如來種族世尊憐念每自抑忍不敢行誅云何能得報此怨罵苦母對曰我聞沙門喬答摩自云離欲離欲之者無眷念心若有眷念即非離欲道俗各異王宜自決又言今日正是誅釋種時於是惡生欲整四兵出行討罰未去之頃佛作是念城中釋種未見諦者若與惡生共相戰鬪便非見諦之器即往劫比羅國到已住在多根

樹園時諸釋種聞世尊來至於此大衆集會  
詣如來處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知  
諸釋種根性本緣爲說妙法時彼衆中有無  
量百千諸有情輩得大利益或得預流果一  
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或有作獨覺因或作  
成佛因緣復有無量衆生歸依三寶受諸學  
處奉行佛教是時劫比羅釋種獲此法利頂  
禮世尊奉辭而去是時惡生親領四兵於劫  
比羅城不遠而住具壽大目連請世尊所頂  
禮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聞癡人惡

生嚴集四兵來誅釋種我有神力能擲兵衆  
遠置他方唯願世尊賜垂哀許復以神力變  
城爲鐵以大鐵網遍覆其上令彼惡生尚不  
能見劫比羅城況加誅害佛言我亦知汝有  
神通力所作皆辦然由釋種前生業累今應  
受報業若成熟<sup>以</sup>如瀑水流不可禁制要須自  
受廣如上說爾時世尊說此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大目連故知世間皆由業力而受其報

由業力生由業力住一切衆生皆隨業力善惡須受于時目連不果所願禮佛而去

是時劫比羅諸釋種子聞惡生王將大兵衆欲來誅滅即勑四兵嚴整器仗出城拒敵彼未防備衝惡生軍是諸釋種並證見諦不行

殺害惟用鞭杖左揮右拂而打撲之或復以箭射彼弓弦象馬腹帶射皆令斷或射頭車甲綴使落於地或射耳邊及鞍轡條帶但令遺落不傷身首不損其命于時惡生兵衆尋自敗散諸釋種子戰便得勝師衆俱入閉門

上城而作制令我等不應傷害惡生及其兵衆若有犯者則非釋種爾時惡生見此釋種咸有仁慈具大勇力告苦母曰我等今者宜可收軍且還本國苦母對曰大王勿憂劫比羅釋種並是見諦乃至不傷蚊蟻之類泥害於人王若不信今則可驗向者大陣無一損傷彼復作制不應傷害惡生之身及諸兵衆若有犯者則非釋種惡生聞已默然而住有一釋種名曰閃婆住于外邑檢校農作聞彼惡生親領四兵至劫比羅欲誅釋種不聞諸

釋所作制今又未見諦乃嚴兵衆來襲惡生倉卒橫擊即使大敗惡生之軍殺傷幾盡是時惡生告苦母曰汝向者言釋種見諦不傷蚊蟻況害於人今閃婆一人將兵來戰殺害彌多況劫比羅諸餘釋種委兵來集敵對難當若得且歸猶勝全沒苦母對曰大王彼閃婆者從外而來元未得入劫比羅城不知唱制致此卒暴起戰鬪心內外不通願王勿慮于時閃婆釋子心欲入城至於門首喚言爲開時守門者問言是誰答曰我是閃婆汝宜

可往報諸釋種城中即使令使報曰汝從今後非釋迦種當隨意去何以故緣汝毀犯城中制今所以不得入此城門閃婆即問衆有何制說我毀犯答曰我等作制不擬傷害惡生兵衆若有犯者即非釋種報曰我實不聞願見容納如是苦請衆皆不許乃告衆曰既不容入請還家口衆出與之得眷屬已詣世尊處頂禮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劫比羅城諸釋種子擯我今出願佛慈悲賜我記念常爲供養敬奉如來佛以慈悲持自髮爪授

與閃婆爾時閃婆以殷重心受如來髮介往  
婆具茶國彼諸人聞豪健釋子名曰閃婆今  
來至此欲爲我主我等共議可隨彼不國人  
皆來於一山下籌量此事時閃婆釋子屏諸  
從者置在一處自身詐作送書使人腋挾利  
刀詣衆集處作如是語諸君當知閃婆釋子  
有大勢力勇健難當令我賚書遺及仁等問  
言何爲答曰彼欲爲王統領仁等應當就坐  
共讀其書諸人答曰此無坐物何以安居彼  
即拔刀斬諸磐石片片爲座與衆令坐衆人

見已咸歎甚奇問言丈夫如汝之類彼有幾  
人答曰我是持書使者何足在言更有餘人  
倍勝於我衆聞此語皆大驚怖共相謂曰使  
者尚爾何況閃婆我等不如立彼爲主共披  
封已裁書却報仍語使言善來大王我等欽  
風早希臨降閃婆既別往舊停處嚴飾徒倡  
整肅侍衛入婆具茶國老少歡喜辦設所須  
咸共盡心選擇吉日策立爲主諸國遠聞婆  
具茶國中有釋迦種名曰閃婆共立爲主號  
爲閃婆國閃婆立後遂乃敬造大窣堵波安

置如來髮爪以申供養即號其塔爲閃婆窣堵波其妃先不信佛下令國中遣立祠廟俗祭祀迄至于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音釋

構居候切 拆先擊切 賴居陵切 不黠陟  
律合集也 分剖也 自安也 黑陟  
竹切肢序也 陟文運切 壇  
聲力切升進也 紊亂也 誓聲  
聲欸逆氣聲也 大曰聲口聲挺切  
霍忽郭僵仆僵居良切 嘘噴噴普闍切  
切迄至也 仆芳遇切 許訖切 惶五各切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